

大唐悬疑录 2

璇玑图密码

破解《璇玑图》颠覆大唐后宫的重重玄机

《璇玑图》：绣着 840 字的八寸丝锦，却能解读出 7958 首情诗，是古往今来最具才情的爱情信物。如此美好的物事却暗藏凶兆，让大唐后宫从武则天起，就诡事连连，再无宁日……

唐 隐 作品

大唐悬疑录 2

璇玑图密码

唐 隐 作品

 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唐悬疑录 . 2, 璇玑图密码 / 唐隐著 . -- 南京 :
江苏人民出版社 , 2016 . 8
ISBN 978-7-214-19297-4

I . ①大… II . ①唐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71039 号

书 名 大唐悬疑录 . 2, 璇玑图密码

著 者 唐 隐

出版统筹 陈 欣

责任编辑 张一申

选题策划 紫焰传媒

特约编辑 杨新雨 王菁菁

封面设计 冯玉超 石 磊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<http://jspph.taobao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21.5

字 数 302 千

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19297-4

定 价 36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楔子

她知道，那些人随时都会冲进来。

她的听觉从未如此敏锐，听得见周遭一切细微的声响：长生殿外朔风猎猎、松枝被积雪压得吱嘎作响、殿内即将燃尽的烛芯发出的毕啞声，以及她自己越来越疾速的心跳，还有……龙榻之上起伏不定的呼吸——病中的女皇正在承受噩梦的煎熬吗？

“婉儿……”

上官婉儿全身一凛，绣针扎进食指。她顾不上疼，将锦帕和针线往身边一抛，便像只猫一般飞快又轻盈地移到榻边，跪伏在女皇的面前。

太多年了，她就是以这种姿态活下来的，已经成为本能。

“大家要什么？”

武则天轻哼：“五郎……六郎……”

“他们正在迎仙宫中，为大家祈祷平安。”上官婉儿不敢抬头，却感到一只枯干的手抚上自己的面颊，从鬓边缓缓移到眉心。她不得不扬起脸来。

武则天的双目半开半合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在刺绣……”

“刺绣？不应该啊。婉儿的手是为朕拟写诏书的，怎么可以拿起针线来呢？”

上官婉儿无言以对。

武则天的手指仍然按在她额头的梅花上，轻轻叹了口气：“这花子还是在你脸上最美。”

上官婉儿的视线模糊了。她这一生中所有的光鲜和美丽，都是用屈辱和鲜血换来的。对此，除了她自己，就只有女皇最了解。从这点来说，眼前的老妇既是婉儿的主宰和倚靠，更是她唯一的知己。

“婉儿，你为什么如此紧张？”

上官婉儿的心里咯噔一下。女皇的目光像利剑般直刺过来，就在她避无可避的刹那间，殿门被人猛地推开了！

寒风卷着杂沓的脚步声、刀剑的碰撞声和宫女的惊呼声一起拥进来。

血从殿门口一路淋漓地滴过来。然后，上官婉儿才看清羽林卫将军李多祚提在手上的两颗人头。

五郎。六郎。

曾经号称媲美神仙的无上俊秀，已经成了两团不堪入目的血污。

上官婉儿瘫倒在御榻之前。她的慌乱、悲戚，乃至兔死狐悲的绝望都是那么真实。

而被女婿王同皎半推半扶上前的太子李显，看上去甚至比婉儿更委顿。当女皇凌厉地发问“是谁要谋反？”时，这位太子殿下吓得脸色铁青，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宰相张柬之答：“张易之、张昌宗谋反，臣等奉太子之令杀之，拥兵入宫，罪当万死！”

武则天却望着太子：“显，原来是你。”

李显语不成句：“儿子……臣……不是……是他们……”

武则天的目光中只有嘲弄，她摇了摇头，平静地说：“小子既诛，你还东宫去吧。”

“是。”李显抬腿要走。

群臣大惊，连上官婉儿都慌了，下意识地把刚绣的锦帕捏紧在手心里。

司刑少卿桓彦范拦住李显，大喝：“太子不能回去！当年天皇将爱子托付给陛下，而今太子早已成年，居东宫多年，天意人心，均盼国之神器早归李氏。我等不忘太宗、天皇之德，奉太子命诛杀贼臣。愿陛下传位太子，以顺天人之望！”

群臣一同跪下：“请陛下传位太子！”

武则天环视众人，缓缓指向其中之一：“李湛，你也参加了诛杀易之和昌宗吗？朕对你们父子不薄，想不到也有今天。”李湛羞愧无言。女皇又转向检校太子右庶子崔玄暉：“那些人都是宰相推举的，唯有你是朕亲手提拔，竟然也在此列？”

崔玄暉硬着头皮回答：“臣正为报陛下之大德！”

上官婉儿胆战心惊地倾听着这些对答。她突然意识到，今日这场策划已久的政变并不能终结残杀。恰恰相反，等在他们所有人面前的，将是更加凄厉难测的命运。

冷汗浸透了她的全身。难道活下去就真的这么难？

武则天终于缓缓躺下，闭上了眼睛。

上官婉儿不易察觉地向众人点了点头。已然魂飞魄散的太子李显在王同皎的搀扶下，踉跄退出。

长生殿内恢复寂静。

上官婉儿又等待片刻，才悄悄凑上去观察武则天的脸。几缕白发粘在皱纹密布的额上，她看起来多么衰老、憔悴，和任何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没有区别。

所以这一次，女皇是确凿无疑地失败了。

但是婉儿明白，女皇并不是败给那些冲进殿来逼宫的臣子们，更不是败给那个现在肯定还在瑟瑟发抖的太子。她只是败给了广大辽阔的时间而已。

光阴面前，孰能无败？

那么从今往后，没有了女皇武则天的上官婉儿，又会怎么样呢？

想起李显虚弱的步伐，上官婉儿也不禁叹了口气。天下终究还是要交到这个懦弱无能的人手中吗？不过对于婉儿来说，这还算是个令人欣慰的消息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李显对她的眷恋一如当初。而她，必须、也只能凭借这点质朴的情感生存下去。

从十四岁时第一次走出掖庭，直到今天，上官婉儿仍然是一株依附于权力阴影之下的藤蔓，顽强而瑟缩地活着，每一天都过得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。

“婉儿，”武则天微微睁开眼睛，“你还在这儿？”

“是，我在。”

“怎么不去找显？”

上官婉儿哽咽住了。

“显是个好人……今后，你就跟着他吧。”

上官婉儿摇了摇头，泪水无声地落下来。

武则天凝神端详了她一会儿，突然问：“你方才在绣什么？”

婉儿一震，“是……《璇玑图》。绣、绣着玩的。”

“《璇玑图》……就是朕写过序的《璇玑图》吗？记得，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吧……”武则天喃喃，“婉儿，拿来给朕看看。”

上官婉儿颤抖着双手，将沾满汗水的绢帕捧到武则天的眼前。武则天微蹙双目，默默地看了很久，很久。

就在上官婉儿行将崩溃之时，武则天抬手，指了指帕子的中央，低声道：“这里脏了。”

帕心确有一小片殷红，正是婉儿刚刚刺破手指的血迹。

武则天长长地叹息一声，重新合上眼睛。

从那天起，女皇就几乎不再说话了。每天只是卧于榻上，即使醒来也缄默无语。

三天后，李显在通天宫里第二次即位。女皇被尊为太上皇，移居上阳宫。上官婉儿依旧陪在她的身旁。女皇的退位诏书和李显的即位诏书，均出自婉儿之手。拟写这两份诏书时，上官婉儿十分平静。毕竟在十五年前，也是她为女皇撰写了登基诏书。

盛衰变迁，有时候比人们想象的更加迅疾，而且无可挽回。

放下写诏书的笔，上官婉儿又拾起针线，继续绣那幅锦帕。

五彩斑斓的《璇玑图》终于绣成了。最后，她在锦帕中心染血的地方，用红色的丝线绣了一个“心”字。

一如多年之前，她将梅花贴在眉心的伤口处一样，这一次，上官婉儿又把自己的血装点成了独树一帜的美。

正是凭借着这份智慧，她才能够在权力斗争的血雨腥风中存活下来。

随后，上官婉儿命人偷偷将《璇玑图》锦帕送给了新皇帝。

十一个月后，女皇悄然驾崩于神都上阳宫仙居殿。第二年正月，皇帝李显扶母亲灵柩回到长安。根据武则天的遗旨，死后去帝号，以则天皇后的身份与高宗李治合葬乾陵。

刚刚回到长安，李显便迫不及待地将神龙政变的五位干将——张柬之、崔玄暉、袁恕己、敬暉、桓彦范全部贬杀。得到消息时，上官婉儿回想着自己在政变当时的预感，犹自后怕。所幸，她已经为自己的未来做足了准备。

她并没有等待太久。

景龙元年，皇帝李显封上官婉儿为昭容，位列九嫔之尊。这一年，上官婉儿正满四十岁。

一幅沾血的《璇玑图》，为上官婉儿开启了崭新的人生。然而可悲的是，新生活仅仅持续了短暂的五年。景龙四年七月，在新一轮宫廷政变中，上官婉儿被李隆基诛杀于旗下。

从灭门惨祸中幸存下来的上官婉儿，最终还是孤零零地死去了。一代才女，无亲无后，如落花一般寂寞地飘逝。然而，她在世间留下了自己的印迹。除了才华耀眼的诗文和诏书之外，她的梅花妆早就是大唐女子的时髦。而中央有个红“心”的《璇玑图》，也渐渐流入民间，成了深受喜爱的闺阁游戏，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。

同样流传下去的，还有隐藏在《璇玑图》中能够改变女性命运的神秘力量……

目 录



楔子 /I

第一章 龙蛇变 /1

第二章 亲姐妹 /70

第三章 杀连环 /134

第四章 璇玑心 /196

第五章 君如海 /257

第一章 龙蛇变

1

大唐元和十年末，一向平静的广州南海区域，突然船难频发。

渔船十发九亡，基本上有去无回。只有极少数的生还者在获救后，用极度恐惧的口吻带给大家一条消息：海里面出现了一条恶龙！

据说，这条蛟龙身形硕大无朋，见头不见尾。平时潜伏在大海深处，每当有船只靠近之时，便突然掀起冲天巨浪，将船只打翻。龙尾长达数丈，挟带着海水扫过来，如同一面直达天际的水墙压下，根本躲无可躲。那蛟龙的口中还能喷出烈焰，水火交加，再无船只能够抵挡，几乎都在顷刻间便粉身碎骨。

而船上的人们，在水与火并举的攻击之下，绝大多数落水之前就已经死了。他们的断肢残臂散发出的血腥气，又引来食人鱼群簇拥。食人鱼疯狂吞噬人们的躯体，不分死活。

与此同时，那恶龙腾身半空，一边嚎叫，一边俯瞰海面上的死亡“盛宴”，仿佛在欣赏自己的杰作。直至整片海面都被鲜血染红……

广州刺史得到报告，先后派遣了数支水军船队，出海“剿龙”。

然而这些水军在出发之后，就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几天过去，人们发现波涛把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推上海岸，是无数尸体的残块、毛发缠绕的头颅，还有破裂的船板和桅杆，乃至刀剑等武器的碎片。从破衣烂衫中尚能辨认出水军的记号……这些遗骸载沉载浮，将宁静的海岸装点成了地狱的模样。

几次三番之后，广州刺史再也不敢承担责任，只得放弃“剿龙”。

到了元和十一年的元月，本该是最繁忙的冬季捕鱼期，整个南海的海面上却连一条船的影子都看不见。

这一夜。

死寂的南海，就像一个无垠的大坟场。

没有一丝风，海里的月影毫无瑕疵，看起来比空中的那轮明月本身更大更圆更亮。也没有一片云，海天交接处的天际线光滑圆润，像梦境一样清晰。

可是快看，居然有三艘船缓缓驶过来，驶入了这场迷梦！

什么人如此大胆，不要命了吗？

三艘船的船身都不大也不宽，看上去既老旧又简陋。甲板上并未配载武器装备，连捕鱼的器具也一概全无。行驶在最前面的那艘船稍微齐整些，狭窄的桅杆上挑着面旗子，看起来像是主船。因为海面无风，旗子蔫蔫地下垂着，但从色彩和形状还是能辨别出来，那是一面倭国旗。

那么说，这几艘船是驶往倭国的。

难怪船上水手的装束也有些奇怪，面貌类似唐人，讲起话来却叽哩呱啦的。

莫非这些倭国人没有听说蛟龙之事，所以才敢闯入这片死亡海域？但更有可能的是，思乡心切的他们甘愿冒被恶龙夺命的风险，也要驾船返乡。须知每年只有这段时间，从大唐往倭国的海路上风浪平缓，可以比较安全地行船，错过了就必须等待来年。如果在其他季节贸然启航的话，海上的风浪随时能导致船毁人亡。相较之下，恶龙倒未必是最可怕的。

也许只有回家的冲动，才能支撑人们闯向龙潭虎穴。

月光静静地洒下，为三艘小船照出一片清明的远方。微风拂过，旗子悄悄地鼓荡起来……

突然！

就在小船的正前方，平整如镜的海面赫然裂开。船身剧烈摇摆，船上的人们猝不及防，纷纷倒在甲板上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就见一条巨大的蛟龙从翻滚的波涛间腾空而起！它离得是那么近，月光映在龙身的鳞片上，灼灼银光洒落，直耀得人眼花缭乱。

伴随着巨龙的舞动，海水如倾盆大雨般倾泻下来。船身左右倾斜，人就跟着从这一头滚到那一头。海水从头顶和侧面不断地泼溅进来，船体几乎瞬间没入汪洋。虽然船只很快又顽强地钻出水面，但是那么小的三艘船，又能坚持多久呢？

蛟龙似乎也看出了猎物的孱弱，所以根本没有使出力气，而是优哉游哉地逗弄小船，就像猫儿戏耍老鼠一般，慢慢地折磨这些送上门来的牺牲品。船上的倭人们已吓得肝胆俱裂，只能拼尽最后一口气垂死挣扎。

可是即便如此，船也眼看要倾覆了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主船之上，倭人们中的为首者攀上桅杆，奋力将顶端的旗子展开，用唐语大喊道：“请鲛人！”

原来，这面旗子竟是有里外两层的。外面的倭国旗被扯落之后，从里层赫然露出一面五彩斑斓的锦旗，恰似一段绚丽的彩虹在夜空中升起。

刹那间，连蛟龙仿佛都愣了愣神。

海面上突现片刻宁静。紧接着，不远处波浪四分，海水推着黑色的泡沫高高涌起，托出一个人形。只见“她”浑身上下披着透明的羽翼，随海浪飒飒飘荡，更有一头绿色的长发迎风摇曳，下身竟是一条长长的鱼尾起伏于波涛之间。

船上的人们喜出望外地惊呼起来：“鲛人，真的是鲛人来了！”

而“她”却对这一切置若罔闻，只是高高地仰起脸，凝望蛟龙。蛟

龙也在回望“她”。所有人都屏息凝神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。

月光映衬出“她”的面庞，竟是世上罕见的绝美，却又透着几分哀戚。缓缓地，“她”向蛟龙点了点头，抬起右臂轻柔地挥动，像是在隔空抚摸着蛟龙，又像在用目光对它说着什么。

蛟龙垂下了巨大的头颅，胡须轻轻摇摆，简直变成了一只驯服的小绵羊。

波涛平息下来，船身渐渐稳住。船上的人们总算能喘过口气，紧张又好奇地注视海面上的这一幕。

他们都在暗想，“鲛人降龙”的传说，居然是真的吗？

出发前孤注一掷所做的安排，谁都没有抱太大的希望，却没想到活生生地发生在眼前了……

蛟龙的脑袋越垂越低，身躯似乎也在逐渐向后退去。就在大家都以为即将死里逃生时，蛟龙突然又高昂起头，仰天发出一声长嘶。嘶声划破长空，响彻了整个海面。

随即，它回过头怒视前方，一双暴眼中精光迸射！

不好！

大家知道情况有变，刚想调转船头逃跑，哪里来得及。一股接一股的烈焰已从蛟龙的口中连续喷出，海面上再度掀起惊涛骇浪，比方才的更加猛烈。三艘小船顿时又陷入绝境。所有人都在想，这回彻底完了。

一阵缥缈的歌声响起来。

是“鲛人”在唱：

九州不足步，愿得凌云翔。

逍遥八紘外，游日历遐荒。

披我丹霞衣，袭我素霓裳。

华盖芬旖旎，六龙仰天骧。

天籁般的歌声冲上云霄，又钻入人的心底。

此曲只应天上有。

人们连逃命都忘了。蛟龙更是像着了魔一样，彻底卸下原先凶神恶煞的模样，整个身躯都松弛下来，柔缓地浸入海水中，围绕“鲛人”慢慢地盘旋着，像是在倾听，又像是在守护“她”。

三艘小船完全可以抓住这个机会，溜之大吉了。
最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。

主船上的首领发出一声唿哨。三艘小船呈扇面排开，刚刚还狼狈不堪的倭人们忽然变得精神抖擞，前后分成数排列队船上。所有人手中都像变戏法似的，出现了一把弯弓，握得牢牢的。

最靠近船舷的首先拉弓搭箭，伴随着“鲛人”愈加婉转、动人心魄的歌声，箭支齐刷刷地向蛟龙射过去！

这一轮射完，前排的人退后，后排的人旋即冲前，继续射。

海面上宛如下起密集的箭雨。顷刻间，蛟龙的身躯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箭垛子。

蛟龙扭动头尾，放声悲鸣。那声音惨烈得简直能够撕裂苍穹，使正在“屠龙”的人们几乎魂飞魄散。但他们深知，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关键时刻，挺不住也得挺住。

箭雨下得更加猛烈了。“鲛人”的歌声也越发高亢，凌驾于人们的呐喊和蛟龙的痛号之上。

奇怪的是，那蛟龙尽管痛苦不堪，却再也无法反击。想必是“鲛人”用歌咏扼制住了它的命脉，使这暴虐的恶龙只能被动挨打。很快，周遭数里的海水都被它的血染红了。终于，它的头颅无力地拍打在海面上，再也抬不起来。嚎叫也停止了，扎满箭矢的身躯僵硬地漂浮在血水中，只有尾巴的末端还有一下没一下地抽搐着。

“撒网！”船上的首领大叫。

从三艘小船上各撒下数具大网，才能刚刚罩住蛟龙硕大无比的躯干。直到此时，整个行动才暴露出其精心策划的实质。

当确认蛟龙被绑缚得无法动弹，并且已奄奄一息时，主船上的首领再次爬上桅杆，解下那面五彩锦旗。

“鲛人”也停止歌唱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旗子。

首领大喝一声：“谢鲛人！”扬起手，锦旗飘然坠下，正落在“鲛人”高高举起的双臂间。

三船再次启航，拖拽着垂死的蛟龙，向海岸边全速驶去。心有余悸的人们回首望去，见那“鲛人”依旧笔直地伫立于翻滚的波浪之中。皎洁的月光将她映得通体透明，如梦似幻一般。在那张雪白的面孔上，有两道清晰的红色泪痕划过。

是为血泪。

“什么是血泪？”坐在墙根下的胖男孩问。

“鲛人之泪能化为珍珠。如果把珍珠剖开的话，就有血水流出来，所以鲛人的眼泪其实是血凝成的。”

“可我家里的珍珠都是白色的，我从来没见过红色的珍珠。”

“你不读诗的吗？杜子美的诗怎么写的？客从南溟来，遗我泉客珠……絨之篋笥久……开视化为血。”被围在中央的少年不耐烦地回答，“懂了吗，要剖开才能看到血！”今天中午放学之后，他便在这里给大家讲南海捕龙的惊险故事，滔滔不绝讲到现在，连口水都没喝过。就算再喜欢干的事儿，也实在有些辛苦了。

正月里的天气怪冷的。东宫崇文馆的周围密植着一大片竹林，阵阵竹涛从高耸的院墙上随风而入，几只寒鸦一直在头顶盘旋聒噪。少年和同伴们躲在讲堂后面这个朝阳的小院里，整个下午都有太阳晒得暖融融，可不知怎么的，少年仍然时不时会有种凉飕飕的感觉。

他曾经和崇文馆的伙伴们提到过这份异样，但他们都不以为然。没办法，谁让他的知觉总是比别人更敏锐呢。

段成式是在气候温和的成都长大的。去年父亲回朝任职，十二岁的段成式跟随着父母头一回到长安城，住进外公武元衡在靖安坊里的府邸。自从去年六月武元衡遇刺之后，这所前宰相的大宅就一直空着。

作为贵族子弟，段成式刚来到长安，便被安排进东宫里的崇文馆上学，至今不过数月。

段成式从一开始就觉得，东宫是个特别阴森的地方。

他听母亲说过，其实现在的东宫里，已经没有太子殿下了。从玄宗皇帝建十六王宅起，皇子们都被圈禁在从兴宁坊到永嘉坊的豪华王府中。即使正式册封的太子也不住东宫，而是从十六王宅直接搬进大明宫中的少阳院，和皇帝一起居住。年前刚刚被立为太子的三皇子李宥，就是如此。

因此现在的东宫，基本上只是位于太极宫东墙一侧的普通宫殿而已，仅保留了原先隶属于东宫的一些官署，最主要的便是王公贵族子弟们上学的崇文馆。

或许是人气不够旺的缘故，东宫里的植物相比其他宫殿要茂盛许多，在冬季里尤其显得荒僻而幽深。再加上从小听说的那些太子被废被杀的故事，段成式对东宫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奇特的想象。

只是他的这些想象要么太诡异，要么太浪漫，并不便于付诸语言。

“可你刚才不是说，鲛人脸上流的泪就是红的吗？那又怎么能变成白色的珍珠呢？”小胖子郭浣还不依不饶了。

段成式的气不打一处来：“结起来就是白的，化开来就是红的！笨蛋！”

别看郭浣其貌不扬，他可是汉阳公主李畅和驸马都尉郭縱的小儿子。当今圣上是他的亲阿舅，郭贵妃是他的亲姑母，如假包换的正宗皇亲国戚。郭浣家财万贯，从小就阅尽天下奇珍。因此尽管他对段成式十分崇拜，觉得段成式无所不知无所不晓，却认为自己也能够对珠宝之类的问题上发表一下意见。

遭到抢白，郭浣涨红着脸又问：“你还没说清楚，鲛人为什么要哭？”

“因为蛟龙被抓了啊。”

“可你不是说了，鲛人唱歌困住了蛟龙，才使龙被抓的呀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那她不愿意蛟龙被抓，为什么又要唱歌呢？”

段成式深深地叹了口气：“你说呢？”

郭浣摇了摇头。他羞愧极了，觉得自己愚钝得不配做段成式的朋

友。段成式则胸有成竹地环顾四周，其他几个孩子早都听傻了，眼巴巴地等着他公布答案。唯有角落里那个最小的孩子，却像什么也没听见看见似的，只管独自低着头，冲着脚尖发呆。如果没人打岔，他可以将这个姿势保持一整天。

他是皇帝的第十三子李忱，今年才刚满六岁，人称“十三郎”。

每次看到李忱，段成式的心里就不太舒服。其实李忱还没到来崇文馆上学的年纪，却因为其母郑氏只是个卑贱的宫女，至今仍在服侍郭贵妃，没办法很好地照顾儿子，所以皇帝才命李忱来崇文馆读书，免得他失之管教。可是李忱太小了，课上讲的书他根本听不懂，加之性子又特别沉默，在崇文馆中便是成天呆坐，连话都说不上几句，也没人愿意搭理他。实际上大家心里都认定，这个“十三郎”压根就是个小白痴嘛。只有段成式，每次讲故事的时候都会带上李忱。

刚入崇文馆时，周围那些从小在京城长大的贵族子弟们看不起段成式，搞了不少恶作剧排挤他。但是段成式很快就用想象恣肆、千奇百怪的故事征服了他们。现如今，连他这一口带着川音的官话都再也没人敢笑话了。

段成式的天性和遭遇，都使他去关注那些孤独、奇怪，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人。

十三郎就是这样的人。至于李忱对自己讲的奇闻轶事是否听进去了、听懂了，段成式不清楚，也不在乎。

“好吧，我就告诉你们。”段成式收回目光，慢条斯理地说，“其实呢，鲛人是为了得到那幅五彩的旗子，才肯帮人捕龙的。因为那旗子——是用天下最珍贵的鲛绡制成的。”

“鲛……绡……”

段成式用神往的语调念道：“梁朝任昉在《述异记》中记载，‘南海出鲛绡纱，又名龙纱。以为服，入水不濡。’鲛绡，就是鲛人编织的神物，可以之号令。”

“可鲛绡为什么是五彩的呢？”

段成式怒视着冥顽不化的郭浣：“我说是五彩的就是五彩的！”